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九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已集目錄

卷之一

封建論

柳子厚

復古王者之二論

胡澹庵

復井田論

林少穎

卷之二

正統論

陳后山

國勢論

陳正齋

恢復論上

陳止齋

恢復論下

陳止齋

國本論

方鑑軒

卷之三

議財論

鄭景望

議財論

鄭景望

議財論

鄭景望

理財論

方鑑軒

抑商賈論

林少穎

卷之四

貴助論

程大昌

贊襄論

曾毅齋

燮調論

曾毅齋

經綸論

曾毅齋

用望論

程大昌

諏訪論

曾毅齋

選掄論

曾毅齋

卷之五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匈奴論

呂東萊

和戎論

陳止齋

易敵論

陳止齋

知敵論

林文軒

武備論

陳止齋

卷之六

本論

歐陽

明論

蘇老泉

質論

程大昌

一論

程大昌

要論

程大昌

重論

程大昌

備論

程大昌

制論

程大昌

卷之七

盡性論上

張文潛

盡性論下

張文潛

性論

葉肅

情論

葉肅

命論

葉肅

宅心論

安正志登

致知在格物論

司馬溫公

卷之八

仁論

王十朋

利者義之和論

蘇老泉

禮樂論上

禮樂論下

忠臣信論

君子喻於義論

陳益之

陳益之

陸子靜

陸子靜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目錄終

(前已)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前

論

封建論

柳子厚

于齊批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蓋在甚詳然皆有說所請強辭奪正理

東萊批註增入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不取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曰**不初無有以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應勢彼其初與萬物皆生直推向前去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此弄義論自不可破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此說鄉閭之屬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此說天子一段意**曰**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而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此本意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省及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密**曰**輪運而輻集合而為朝覲會同離而為守臣扞城然而降而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盛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此語周語魯武公以

樊仲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今天子立諸侯而

建其少見教通也王卒立之魯族扁而卒及魯人寧懿公而立伯

立考公諸侯從是不陸陸夷迄于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

矣厥之鼎之輕重者有之三年射王中有者有之五年伐凡伯

誅長弘者有之也賴天下垂蓋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

徒建空宮於公族之上耳喜此制也

盛強末大不掉之外為判為十二

分於陪臣之邦

則周之敗端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發侯衛而

為之守宰

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

勸樹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臣而無叛吏

吳廣之徒

各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在徇周之制剖海

內而立宗子封功臣

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二代

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

制之得亦以明矣

興制州邑立守宰

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

將而無叛州

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死化易

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

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其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

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失在於制不在

於

於

於

於

於政周事然也出於○問架○事秦之事亦亦斷可見矣者

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

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

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事見史記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入雖病不可

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淮南

六年謀反廢徙蜀楚王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

者無知之何及夫郡縣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

田叔前田得魏尚於馮唐傳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

傳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上四入

用事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

法朝斥之矣此周郡將之得然失亦在此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

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

而行明謹而尊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不好事故子厚

得解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四起幸而不

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乎矣○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賈誼治安策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

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

不革通典職官篇魏王八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

侯內等侯凡十五等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

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

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者也

應前封建非聖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二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

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然就其說中可謂警

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
公之大者也從不得三私其力於已也私其備於子孫也秦之所
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謂曰承私其一已之威
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有勳之論夫天
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天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
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
山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
封建者爲之也謂曰罪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

復古王者之制論

胡澹庵

荀卿知有三代而不知有一王之法知天之無王而不究尊王之
義知矯革時弊而適以啓天下之紛紛嗚呼卿乎以春秋之義責
之則不免爲罪人也卿之復古之說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
謂復古當以三代爲準也謂天下之無王可閔也是直以矯革時
弊自任亦有意乎春秋而作也愚謂卿之意則善而其說則疏也
夫隆虛談者不齊實用古今之通患士大夫立人之朝高言大論
誰不自期以韋陶稷契亦誰不許其君以堯舜三代言則高矣其
尚論古人則善矣幸而偶合古人之塵迹亦足以登動時主之觀
聽矣然鹿豕魚鱉世所珍者人子誰不欲獻於親而居山者不能
致魚鱉居澤者不能致鹿豕於其所不能致而必曰吾須此爲吾
親之養孰若即吾所居以求可致之物常不闕於孝養哉是則堯
舜信古也三王信古也勢若不可行則徒膠空文無益復古之實
效也爲是說者是未得春秋尊一王者之法之說客有難者曰子
以春秋責卿似矣若如子言是蓋蓋可去而盤杆栝棧當御矣詔
漢可抵而筮彘侯室由應奏矣春秋何取也曰春秋非惡夫異代也

惡夫崇飾前古之虛荒誕幻以奔滅當代之舊制者也凡人之情
貴耳賤目為朝夕所常見者人皆不注視也一觀古人之怪珍則
且驚且愕抱為號之弓以為古則必以彤盧之制為可賤保曲阜
之履以為古則必以革寫之制為可賤考追蠡存昌歎以為古則
必以雅歌時饌為可賤世之好為譎恠者往往慕羲皇之高蹤度
視祖宗之制度不啻脫屣今日變某事明日復某政改削更革略
無顧藉遂使先朝百季之基業為之一空嗚呼信如卿言三軍魯
所當去也郊祀魯所當用也逆祀魯所當行也春秋不當書而譏
之也曰吁子責卿亦甚矣卿非不知國家自有制度也謂凡非雅
聲者舉廢也凡非舊文者舉變也凡非舊器者舉毀也以是為可
以復三代也愚則曰聲非雅聲未害也色非舊文未害也械用非
舊器未害也春秋所最害者正謂兵暴而非古刑煩而非古賦歛
用變之非古故凡書伐某侵某戰于某者謂其兵暴而非古也書
放大夫殺大夫者謂其刑煩而非古也書初稅畝作丘甲者謂其
賦歛用度之非古也不聞書曰發其聲變其色毀其器然後為復
古也必如卿言是猶飢渴瀕死而投以大羹元酒曰此其古也古
則古矣其不頓仆餓踣者幾希其謂復古而適以害之春秋所深
罪也曰然則先儒稱春秋之道亦通三王則春秋豈無取於古歟
曰為此說者何休也仲尼無此言也晉鑄刑鼎仲尼專以唐叔之
法度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季孫問田賦仲尼專以春秋之典
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屬刑古良法紂行之則弊肉刑古良法
漢行之則弊井田古良法唐行之則弊三代法非本弊也後世不
能復三代也故仲尼嘗論夏商損益之理矣至春秋則一以周典
斷之謂其欲興復文武之緒不當雜以異代也故其書不告朔猶
朝于廟者幸其猶朝于廟以存周之遺典也是未嘗不尊一王之
法也謂春秋必通於三王者此僻儒之迂論也以是又知卿言之

謬也嗚呼荀卿聞天下之無王似亦有意乎春秋之作者而復古之論迂闊如此後世執其說以敗亂國家者十常八九且如褒賞一功臣直引周公錫山土田以為故事至用兵則直援春秋車戰以為法翹然遠追遐擬取古人空談以欺其君漫不知何誅有得所謂終日食龍肉而未嘗一飽者良亦可笑然竊怪李斯師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於其師反眼若不相識及觀斯之相秦奮不顧患焚燒夫子之六經則變古也暴滅三代之諸侯則變古也列都會而廢封建則變古也破壞周公之井田則變古也是必嘗用荀卿後三代之說高而難行遂至大壞先王之法以圯心焉其父殺人其子且必行劫李斯師事荀卿而遂亂天下亦卿之說辭性說有以激之也嗚呼春秋必謹始蓋重夫始為患者也卿其始作備者乎愚故曰以春秋之義責之則不免為罪人也嗚呼惜哉

復井田論

林之奇

齊宣王一悟仁術而可語王道之本滕文公一明性善而可與興井田之制孟子車轍未嘗淹留於一邦猶禘乎梁宋翔鷲乎鄒魯或邀而退或言而退或仕不得志而退其所拳拳者莫若齊足未嘗覆其庭而心已親者莫若滕吾觀孟子童而習之壯欲舉而行之而視王道若可掌上而為之一日不遇則皇皇然不暇安席惟恐斯民不復見堯舜文武成康之治是心何如哉然其為齊宣發明者獨詳於他國為滕公規畫者又詳於齊宣聖賢不私於齊滕必矣嗚呼欲復古者亦可以知復古之由哉古先聖明致太平恢遠業非一道也其大者曰井田井田一法富民之數也安民之基寓兵之府也興禮樂行政教之本也有如是之良法而秦人忍壞之秦人何愚也非愚也功利之心奪之也由漢而下莫有能復之者又不惟一功利之心奪之也夫已成之法心有一奪則壞之如覆手既壞之餘有一毫不得於心則復之如回天井田之法不幸

而復於新氏之世幸而遺意粗見於太宗之時使庸醫用藥必能
廢藥使賤工御馬必能發馬井田復於新氏必廢於新氏何也井
田之法廢於秦而井田之利未嘗廢於秦一經新氏之害而民間
井田如畏豺虎夫安得而不廢漢復為東尚二百年未嘗敢有一
人談古制于朝者獨荀悅慨然明其利害猶有難行之歎蓋欲得
如高祖光武之時然後可以為之噫是非懲新氏之禍歟晉人懲
之而井田亦不敢行宋齊而下吾何望焉千百年間乃有一元魏
之主其施設快人意然而元魏之主非深知古也特果於立事而
適當時之可者也元魏不足言而為太宗太平基地可喜也元魏
有可喜太宗乃有可恨太宗宜三代矣而卒不三代愚故曰井田
遺意幸而粗見於太宗之時也太宗以來議者皆曰井田可復矣
可復而不復則亦有說乎愚前所謂既壞之餘有一毫不得於心
則復之如回天此古道興廢之機也將大復先王之法度必先正
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
也有其統而為閭者秦新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
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
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
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
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
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
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
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
君之而王法之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
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商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夷
於諸侯其所有號爾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
書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

世天下須君而復興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之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循夏之窮并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焉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尚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州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終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率天下而奔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而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以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待之也待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沒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猶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知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

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况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
惡其變也又况言弗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於新而唐非
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比盜也而弃
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弃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存
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質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
其義折衆說之枉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國勢論

陳止齋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強不易弱而易遷
強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觀其強弱之
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強之後雖其懦者處之而其烈猶
未可以犯積弱之父雖其武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以頓起昔者
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吭而奪之地至于始皇夷名城芟傑士
係百粵之頸而走劔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而懼也二世以庸
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投其罅雖嬴氏不得再傳而其救
亡奔命之師猶足以斃周章蹶魏豹潰陳彭越項何者其強猶
故也李唐之世自中睿不綱而天下移弱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
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翦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定魏地而不能
俘孤窮之田悅一軍大變軍奪氣沮專以姑息給藩鎮之驕至於
憲宗海內八九為唐有矣其殘孽之存者尚頡頏自若也而死于
肘腋之禍嗚呼數君者非不銳而斷也而無救於唐衰者何也其
弱父也蓋嘗論秦人之勢如康強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便利
耳目聰明猶未可狎而侮之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爾筋力頓萎
雖其脉氣猶壽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處天下之強弱者不以
亟而以緩其欲敵人之強也不嬰其猶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
陰入其隙欲振其國之弱則亦不悻然而忿以微成功日夜淬礪
以作其氣厚其力而後舉此豈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

之徒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帝之入秦也酈生憂其瓦合之卒徑入虎口而勸其盤礴陳留之間至其戰峽關張良亦以秦未可輕試宜堅壁以阻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故人之強其術固如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躡蹙盡擊關官以收朝廷之權而倡佯於天下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嗚呼有天下者不幸而以父弱之國當積強之寇宜以食其留侯之策歟之無出於李鄭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笑

校復論上

止齋

自古爭天下常易取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取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任五載而成帝業且秦以虎狼之強猶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惜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逃滎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侵歸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全顧得為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

帝亦孰能處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恢復論下

正齋

處晉元之世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弃而已矣
大抵不有所弃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固
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之雖守之不足况於攻乎哉高
帝之所以蹈項氏者以其弃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
者以其不弃其於孫氏也方信之虜魏豹也請益兵二萬北舉燕
趙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帝幾誤
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帝之明於前而良
平善料之於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兵顛顛於荊陽成臯之間
帝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并齊哉假如帝之能并齊項氏亦
躡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齊之壤綿亘萬里而為楚得
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敵楚決矣孰若弃
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
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於
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弃齊於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
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劉備亦一時
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難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
能有且亦明矣蜀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掃巴蜀之甲趨於江陵
一舉而兼之則曹氏肯拱揖之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
便且強者勝是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蹈魏蜀能自為蜀
哉故莫若使吳自吳與之權而併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
矣因其欲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
其力足以舉魏斃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其不弃於孫氏而更生
一敵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弃之而委之為敵人之資取天下者
為之哉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弃之述

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固本論

方鑑軒

為天下者不可使天下無錙銖之利亦不可使天下無錙銖之姦夫使天下利無錙銖之遺而姦無錙銖之遁宜若天下之可以大治也而天下之心益然而日離天下之俗益詐而日偷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不少寬之也昔者堯舜之世民不知德其君亦不知有其吏三代之民知德其君矣而未知德其吏也降及後世則民知德其吏矣夫不知德其君而德其吏者吏仁其民也吏仁其民而民愛之民愛其吏而因以不忘君則吏者君民之所恃以固結者也又降而後世則吏毒其民矣吏毒其民則民怨之然民怨其吏而猶不以咎其君嗚呼天下之民至於與吏為怨焉極矣猶幸而不至於咎其君也與吏為怨焉而不止則將移其怨於君天下之民至於移其怨於君則亦極矣極而不止愚未見其可以久安而無危也昔者秦之亡也其吏皆與民為怨者也非特其吏與民為怨也其君亦與民為怨者也天下之怨極而秦亡漢興而循吏之稱於時者始班班而可考逮光武入洛之初漢之遺黎一見司隸威儀而涕泣思漢雖高文宣帝愛民之功而吏亦不為無助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天下之心如此其難固也而吏又從而毒之其能不解乎是以古之為天下者循循焉撫摩其民而溫煖之日夜選練其百官獎用仁愛之民而汰斥其無良者而役之則有時斂之則有限不得已而刑罰加焉則時有所貸以致其寬凡此者皆所以繫天下之心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及智氏之難沈竈產龜人無叛意彼固有以得此於民也嗟夫後世之吏繭絲者衆矣

○論

議財論

鄭景望

大易有訓聚人曰財洪範明疇政先食貨中庸以九經為國而足財用於百工大孝以明德平天下而論生財之大道故財者有國之司命理財者非可緩之務議財者非不急之談也高論之士握孟子仁義之說聞言利之人急起而疾擊之不使喘息於其側置金穀為猥務視三司度支為濁流以鈎校簿書為冗職漫然不肯誰何於戲獨不以吾一身一家而思之夫飢而食渴而飲自何而至仰而事俯而育自何而給彼晉之士大夫以清談欺其妻孥果能枵腹而赤立乎天下之大事非一端百官羣吏軍旅征戍朝聘會同郊社宗廟城郭宮室蓋服車馬之用矜寡孤獨凶荒札瘥之賑恤皆堯舜三王之常規非後世創為之也一日非財百事瓦解而欲置之度外亦幾於不辨菽麥矣雖然自周之衰先王之制亡人欲日侈用財者多秦漢而下類以四海九州之財賦養一人而不足於是賤丈夫者出而伸其喙剥膚槌髓以厭一人之欲其原既開不可復窒後之承前有增無損凡先王之予於民者奪之盡矣所以散在民者斂之極矣利析秋毫而國用常乏雖以惻怛好治之王其所奪者不能復予其所斂者不能復散也不惟不能勢亦不可也嗟乎高論之士雖不達時宜彼其平時讀古人之書見先王之政纖悉委曲無非假民謹之重之不敢少放回視後世如許則聞言利之臣遽起而擊之望財利之司疾趨而馳之蓋亦無足恠也然時世不同事變非一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苟不勝後世之弊欲一取先王之法而繩之此時君世主所以病其說之難流俗鄙夫所以呵其法之迂有志之士亦日悼其說之不合也抑不知先王之法雖不可遽行而其遺意猶可

言也蓋先王之於民愛之也厚之也予之也散之也而猶懼其或傷焉夫財出於民而愛之厚之予之散之是豐其本之術也烏有本豐而未不茂者哉苟知此意則可以議邦財司民命矣先王之陳迹無襲焉可也

議財論

鄭景望

夫財安從出哉弊去矣而不知養其源吾未覩其可也山有材焉旦旦而伐之人見其濯濯也斤斧休而牛羊樵牧之不可則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矣先王之時為民者四而以智力交相養瘠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力猶必有所事而後食况耳目手足無故者哉其不得游手而食必矣今之所謂游民者何其多也高宮大室撞鐘伐鼓談無演空惑誘癡耽謂之緇黃之游懷黃挾彈玩養鳥獸六博聞鞀歌舞游行謂之市井之游冒名守闕充墀溢廡交相贊助招權為姦謂之官府之游若此之類不可彈言賈生所謂殘賊公行莫之或止者也昔勾踐還越令壯無娶老老無娶壯女十七男二十不嫁不娶罪父母蓋欲人民繁息為國之用今有民而妻之無用亦可惜哉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也士舉無用之文以媒利祿立身事君何嘗在是則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競奇巧而食用所須苦窳不堪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燻侈靡而實用所資往往不通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與游而人之類未相食者幸吾農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解凍而耕暴背而耘節風沐雨露首濡足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其勤極矣而又有水旱霜雹蝗蠹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相互奪穀未離場已非已有羣游之徒聚而饒之又從而啗鄙之良可哀也故其子年時出城市目覩盛麗歸視其糠粃不飽短褐不蔽其心搖搖已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是農又將游也古之為政關市有譏偽飾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作淫聲

異服奇技奇器者有誅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耕者不蠶不蠶者無帛不績者無衰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皆先王抑末厚本之意苟損益而施之使彼輕而此重其不轉而歸南畝者寡矣至於占田有限以抑兼并之家儲粟有勸以廣凶荒之備選擇守令嚴責實之政則田畷之官何必復建也寬養農功省公家之徭則力田之科何必復立也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法者天下之大防而已要當明好惡以示之則靡然向方上革其弊下養其源譬如疾已去體而厚加調養孰能禦之吁治道無難顧力行何如爾

議財論

鄭景望

莫非王民予奪歛散其權在君何事非君治亂安危其權在民先王知人上之權不足恃也而一聽於民凡有所欲委曲彌縫不敢有已故制其常產與之相生養之道爲之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鄰

鄒縣都夫遂溝洫滄川吟塗道路徑術以相居教之耕鑿種藝稼

政女功飲食醫藥喪紀祭祀判妻入子畜牧用財以安其生老弱廢疾孤窮則有恤養之政艱厄凶荒札瘥則有賑救之法巡稼移民合耦趨耕以裕其力通貨歛滯賁賒貸假以周其匱懼吏之侵牟則爲之大比以周知山林川澤器械六畜之數懼役之不均則爲之稽其夫家以歲之上下爲役之久近事以民立而無長事官以事建而無羨官思慮周密纖悉不遺既措之溫飽安樂之地而後身與其享民樂其愛已而閔其甚勤也於是輸其天育地產與已之所致之物以供王之飲膳器物匪頒賜予賓客喪祭以充府庫以供玩好多而不厭而先王亦以爲當然粒粟寸帛籍之有司要會鈎考不敢私焉少有不登惻然變色邦計民財固未乏也而與士大夫指膳徹樂矣嗚呼彼豈不知予奪歛散之權在已耶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後世不復能制民之產而先王之良法美意

日以消亡廟堂之間曰王祚充軍儲備則幸矣餘不暇問也而民始自爲生矣自山海藪澤之利公家專之冗食逐末之人耗農者衆而民之爲生始勞矣自粟米絲麻蔬菓魚肉竹木薪炭百物有稅而官司之法月較日比美則有賞虧則有誅上下相蒙不知其自何而來也汙吏黠胥又從而私漁之而民始無以爲生矣夫先王之於民與之爲生而後世之民至無以爲生不反其本方焦心勞思患於無財族談羣議以圖生財變法易令以求豐財吾恐民之大權有時而或用也世固有達於人情物理知先王之遺意者過而問焉其知本矣

理財論

方恬

理財之說古今談之盡矣愚不能復有說也非不能復有說也不忍復有說也今天下之利已盡籠而歸之公矣而猶復有說則桑洪羊商君之術愚不忍復言此也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哉害農者繁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爲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爲民者六而舍農者六之五也而胥吏不在焉胥吏蓋害農民而蠶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爲民者七而游民者居其六也而兵徒又不在焉傳曰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今天下農民益少於古矣而治財之吏惟農之爲困有田者耕之而輸粟於官者有增而無減也有桑者蠶之而輸帛於官者有重而無輕也故耕之而食不足於口也蠶之而衣不足於身也則誰肯利於農而不去也今蠶者之桑有折而薪之者矣耕者之田有逃而棄之者矣急而不止則農不安於田畝而盡棄其生業背本者益蕃從末者益衆而貨財之源先竭矣凡今治財之吏皆爲人主驅良民而爲游民者也天下之民其良者惟農而其羣不逞之民則聚爲末作散爲游民游民之中其雄且黠者則爲商今天下之良民已重困矣而議者方以排商買爲策嗚

呼令商賈不可更排矣今關市之征法益苛矣征權之利取益重矣而商賈亦且困矣儻又從而排之則散而入於盜賊如是而又
不察焉又將驅游民而為盜賊也驅良民而為游民則國貧矣驅
商民而為盜賊則政亂矣國貧猶可為也政亂不可救也嗚呼胡
不反其初而求之乎彼其初何為而利於農也無乃上之人以務
農為至重而能寬其田租者乎故欲天下之富庶則莫若重農重
農則莫若去苛斂去苛斂則農益勸農勸則趨本者眾趨本者眾
然後商賈可稍抑也游惰未作可漸禁也異端之無益於世教者
可驅之而復歸南畝也何者彼既利於農則不為農者雖驅之而
不為盜賊也何者有農之利誘之而不至於途窮而無所入也使
天下之游民不利於為農而又途窮而無所入則驅之必為盜賊
矣

抑商賈論

三山林之奇

田野之民安於耕市井之民役於利嗚亦信矣田野之間猶有帝
王之遺民而市井風俗豈曩乎其深染於秦漢之習矣乎有語田
野之事於市井之民則必笑以為愚有陳帝王之道於秦漢之君
則必斥以為迂識者觀之直為長太息也堯之典謨之詩今人視
之直為何等語而廟堂冕弁切切及此然而帝王所以灰吾民詐
偽之心而域之於春風和氣之中略無他事吾觀其田野之間則
見其民履厚淳質絕無機心切以為天下皆此民何畏乎不治商
鞅桑洪羊之徒視天下千智万詐舉不能脫吾籠絡之內而弄計
見效霄壤於古吾觀於市井之間則見其曾腹機弄背面不乾竊
以為天下皆此民何畏乎不亂治亂之機亦易曉矣有識之士常
欲抑商賈而歸之農嗚呼是誠美意也雖然吾未知其所以抑之
者何說也必將曰致均輸立平準制百貨低昂以排之乎必將曰
管山澤之饒則商賈無所牟大利以侵漁百姓乎是其說非不美

抑淫刑以禁姦好戰以止亂皆自文其過而已矣以此而革人之
心正足以啓人之心試觀秦漢而下於前數者未有遺術何其民
益異於帝王之民哉吾嘗竊恨秦始皇壞天下風俗正爲行此等
術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農不可以無賈而賈不可以勝農當井
田未壞之前農於天下居其什九山澤之占有限器物之奇有禁
雖勸之爲賈猶不能盛聖王未嘗暫啓之也農之於田旣不能以
自有天下之民苟非愚且弱者不肯操耒耜衣襁褓以爲人役儻
無懸遷之路何以自養上之人乃曰奪其資塞其源使盡歸心於
畎畝之間嗚呼勢不可行矣勢不可行而文其辭以行之吾知其
用心不過欲使爲國者自爲商賈而已矣安有自爲商賈而革人
之爲商賈哉正恐其誘人爲之不暇也何者奪商賈之路而官自
爲之其何以流通乎始欲抑商賈而歸農卒以商賈不行而自農
然則始者猶陰啓而陽抑之卒將至於公誘其民而爲之也居後
之世欲還古人之俗必先爲民處其爲農之地然後可以節其爲
賈之塗若曰未暇遠議而姑少抑商賈之風亦當自國始不當自
民始

論

貴助論

程大昌

獨力所勝不如兼力之輕獨智所謀不如兼智之明有助之勝乎
 孤立也固矣而天下之論者曰才兼人者不資助也嗚呼天施地
 生日月遞明陰陽錯行猶不能無待以獨成而人獨能天地日月
 陰陽之所不能者故召公之來去也周公作書留之其言曰予往
 暨汝曷其濟小子同末在位誕無我責吉甫之誦山甫也曰衮職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愛莫助之周公吉甫才絕人矣猶以召公諉
 責之為憂而補袞無助之為嘆曷嘗以智力有餘而了然無所事
 助哉政使無所事助而猶得助焉不害乎分已責以自逸也而况
 幾微之兆藏於眇忽千里之謬差於毫釐固有不得師心而自是
 者故征苗之役舜命禹而行之蓋未有不以兵而為能柔遠也逮
 伯益陳德以贊而禹始班師兩階之舜七旬之格非益莫致誠使
 才如大禹猶資益焉而謂人可無助哉漢唐以來世有相而惟蕭
 曹丙魏房杜姚宋擅聲稱於千百年間未必世世無與匹或者獨
 智獨力之所就不如兼智兼力之宏大也夫惟有規而有隨焉則
 美成於久矣有寬而有嚴焉則治不偏矣以至謀斷之相因正變
 之相資率皆習彼此以成能焉故其能為全能而功為全功非獨
 力之可跂也雖然勢得相兼者數公之幸也致其兼而使肯相兼
 者亦數公之善處也房玄齡之建謀也曰非如晦莫能斷及如晦
 至卒用玄齡策是如晦初未嘗斷而玄齡亦無資斷也然以歸重
 於如晦者若己不能決而求決焉所以和其助也曹參之對惠帝
 亦自以為不及蕭何故事無所變更此其肯為之助也故故夫才
 大則難明勢敵則易忌挾難明之才而資以易忌之勢則勢可兼
 而不肯兼固有不平於其心也作史者不稱數公之才而俱以同

心美之其知本哉其知本哉

贊襄論

曾毅齋

古之相也無異而有異今夫其位崇如其爵尊如其祿豐如是佐君者所同也其接從容其與密勿其權也魚水其固也膠漆是得君者所同也家可亡吾君不可忘身可殺吾國不可奪命焉斯亦孤焉斯托是報君者所同也然有異焉非所操之異也用不同焉非所用之異也遇不同焉由今觀之周公大聖人也而求如伊尹所為有弗能非弗能也弗容能也伊尹大聖人也而求如禹臯所為有弗得非弗得也弗可得也是故禹臯之相也大以簡大以簡故其德備伊尹之相也直以遂直以遂故其業巨周公之相也艱以婉艱以婉故其功顯且夫拮据持荼憂勤以思周公豈願哉然欲堯舜君民以重自任是弗容能也五就辛勤一訓諄復伊尹豈樂哉然欲賡歌一堂都俞數語是弗可得也雖然有聖賢之時有聖賢之權有聖賢之道時之所在而權用焉權之所在而道形焉故曰禹臯伊周則一轍也漢唐非無相也高惠之間大業已定然而寬大襟懷不無猜防之心鎮靜基業不無動搖之患認認然周護密備而不敢肆蕭曹之為相也何其畏且謹也孝宣非不曉解也傷其過曉解也精明有餘而寬裕不足以嚴相徇而不知相濟也雖或號為寬大而所就無幾丙魏之為相也何其慄且促也太宗雖好名雅有志於前古之規轍一時翕合諫諍征伐悉有其人藉第弗皆當也然總持其綱以遂其君臣相與從事之意而有可否焉旁柱之為相也何其裕且整也明皇非無姿也不由其道鏡而輕明而不固崇之進也要之也而璟之日又甚淺姚宋之為相也何其隘且迫也嗟乎數君子之所立雖不無優劣也三代以來僅有此耳而於大者俱缺焉是不能不令人慊然也非咎之也望之也惜之也故嘗以謂隨世以就功名君子所不免也講之平時用

之一曰君子所當思也盡其在我勉其在君君子所當思也隨今
為異而不悖古以為異君子所當思也能其君者孔明也因其君
者漢唐數子也大其君者傳說召公也聖其君者伊周也神其君
者禹臯也作贊襄論

燮調論

曾毅齋

天地之大則一指也宇宙之廣則一握也古之聖賢出而有立於
斯世夫豈眇其身而自小其用哉券霄壤為四肢而不知其有異
也貫陰陽為一息而不知其有間也是故體此以出治者君也體
此以佐治者相也君能是而相不能是其失則孤相能是而君不
能是其失則偏兩能是則昌兩不能是則荒循而星辰時而兩賜
鎮而山嶽寧而河海遂而人民孽而鳥獸亭毒之間無一毫足以
疥吾治則天下理太平立矣帝王盛時疇弗用是道然而咸若裕
如僅見一二語若不切切於是者彼蓋視為當然而君相所當共
留意焉者故隨其效著而輒及之非差事也周官作大小職以分
六卿帥屬事悉就理網維是主張是者不容缺也燮理寅亮始立
三太少而一不以他故胥之無幾何也泰和之風諳然薰塞於四
方萬里之間雅頌詠歌迄今不泯則亦有自也然嘗攷之陳平之
於文帝反覆開說言非不切也漢家水旱盜賊陰陽之變為相者
輒不免責非不嚴也自是而來未見有如雅頌之所稱者則是何
故後元以降熙然豐殖亦云可矣政恐干戈之禍暫息穹壤之和
倣集醞釀淑郁於五六十載之間天與人因治與時偶兩相際焉
有非六出奇計者所能獨了是也不然天馬白麟黃龍五鳳遽以
為陰陽和嘉瑞應且謂黃霸二三君子實召之寧不啓窳言滋媚
習乎茲非為是鑿論也漢之君責其相則是而所以責其相則非
也朝夕汲汲困其身於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叢俾之惶焉惶焉
救過之弗給何暇從容靜嘿思所以與天地造物接哉雖然誠與

天通念與事接兩不相掩夜以繼日生以待旦此心運用初何有一刻息機務酬酢要不容以自迷陶鈞斡旋要不容以自已顧不與之俱馳而交於叢脞以自累則一念明淨一念貫通也一事端忠一事感格也交際同流太和保合天地遠乎故作變調論

經綸論

曾毅齋

天下大物也不可以小智私不可以小道持必有大於是者從而倚挈焉運動焉斯可以久安長治而無後患蓋萬鈞之鼎非烏獲而舉之則必絕臙以斃器一不用而置之於屏處則菌衣生之蝸蛛叢之不至於腐壞不止也古之君子出而佐人之國靜則觀勢動則觀變經營固回不敢暫息為是物也大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為言猶曰運用區處各有攸當四方萬里必使無一隅偏而不舉也必使無一民梗而不帖也必使無一事悖而不順也如斯而已矣而或者獻疑曰開闢也創造也是之須爾守成其何庸所謂開闢云者天地劃分人獸交迹疆理弗辨綱常弗立天下不可一日居也則必正民彝設民極辨正體經綱維分畫發十二卦之藏使民用以足夫是以四方正而萬民莫古之人有為之者風后力牧舜禹皋陶之佐其君是也所謂創造云者上無明君下無賢臣紀綱蕩然制度隳然八紘絕而四維墜天下不可一日堪也則必興師鞠旅南征北伐以救瘡痍以脫塗炭夫是以基緒植而事功成古之人有為之者伊尹太公之佐其君是也又其下也志於立國而未必為民志於取天下而未必憂天下然而權謀之中有仁義焉戰伐之中有公恕焉是亦可以自附於前古之人有為之者張子夸諸葛孔明之佐其君是也若夫有盈可持有成可守統紀素明也禮法素具也京師有奠枕之安邊陲無插羽之警則雍容廟堂唯諾殿陛光輔太平優游樂歲尚何以經綸為哉雖然竊嘗譬之人之少也四體強壯百骸堅耐觸風冒露一無不可

而六氣運行間所侵薄猶不能不為鍼灸攻療之具况其壯乎况其老乎一指之大一腔之瘡豈無如費誼之所當憂者乎養以膏梁伐以藥石豈無如崔寔之所當審者乎在膏之上在育之下豈無如秦緩之所當防者乎風寒數處何者當先禦腠病人病何者當速療昔人有言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皆是殺人作經綸論

用望論

程大昌

用人望以順衆嚮也一鄉一國之望一鄉一國嚮之矣天下之望天下嚮之矣衆固嚮之我獨置之是為哂衆哂衆者衆亦哂我也我之所用衆不謂是我之所措衆莫肯率其哂衆邪適以自哂也且其嚮是人也以謂是惟無用用之決能表治而福民也吾其哂之彼謂我過膏澤使不流也雲行於天雷震於地未遽雨也而槁民有生意焉意期之故心嚮之也是以君子乘此機而用此人也則功未效而成形已著於事先矣舜之用賢也元凱先焉為元凱者非不能施功而水土自平也不用力而五教自叙也選用之初天下固許舜以為功者何也是十六人者世濟其美斯民注其耳目矣矣竟未及用則天下鬱鬱如有負焉舜由其鬱鬱則天下欣欣如有獲焉是元凱雖未功而天下固必其功矣舜非能悅天下也而能不哂乎天下也是謂以民治民以天下治天下因其嚮而答之之謂也且夫衆望所屬固有父天下而號天下之大父者又有能子一邑而得冠天下之名者至於景星之觀龍門之登鳳鳴朝陽之賀心願嚮之往往以其人之用舍卜天下之幸不幸豈可哂其嚮而無所答邪是故以已用人庸有不宜而因衆用望者無適而不宜也衆望在循吏則龔黃用矣衆望在名節則嚴周聘矣衆望以舊士為重則紀顧之徒擢於晉衆望以文儒為重則瀛洲之選重於唐彼以所欲嚮之我以所嚮用之縱橫曲折豈有時而

不宜哉故周人與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還使之入長出治孟子用賢之術必徇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採擇其亦求順衆響而宜天下者矣

諏訪論

曾毅齋

嚴尊卑者謂之分畫上下者謂之勢通彼此者謂之情達可不者謂之辭分與勢有截情與辭無窮是故賢且明者不以分發情不以勢發辭守其分履其勢歸然其崇而弗有其崇燁然其榮而弗有其榮降而下之抑而晦之使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欣欣然津津然皆欲自進於其前而無所於憚有言得聞有語得達辭之喜怒者情之密伸也辭之善惡者情之好惡也會通焉絀繹焉一人之辭無阻抑捍絕之憂則一方之情無壅底滯塞之患推而大之八表以達萬事以察功緒以挈民庶以悅勳績以傑聲實以晰古之善相人之國者捨是何說哉不善者反此昂昂然詭詭然使人仰之如天神之尊而不敢親望望然皆將來去之之不暇敢有言乎有言矣敢盡言乎一節之塞萬善之窒一隅之蔽萬法之蔽無疑也雖然世未有如是之人而足以佐人國也世未有如是之襟懷器局而能成大功立大業也然而尊固根於卑養尊之父者有時乎不自卑高固基於下養高之父者有時乎不自下富驕貴侈豈期而至獨不防其將也哉况夫輕王公藐大人世每不多見而仰視貴人之光容則低回瑟縮而不敢近者比比皆是銳然而進恐然而退蒼然而來惛然而去夫豈少哉嗚呼千百人中而有一人焉不獲其情固未足以疵吾相然使千百人中而有一人焉不獲其情亦豈足以示吾相哉且夫還聲貌執之士多至百人又多至千人使其皆賢也則必如闕散顛逆者其聲者矣而未聞焉其不足以進於周公之前亦明矣而僕僕吐握不敢少後豈直借此以自牧哉詒諏訪問當必有在不然虛揖默拱一覲而退竊

意聖人不爾為也一家之中有子弟焉有穢獲焉有親故鄰曲焉
通其情達其意使洞然無所隔是家道所由以肥也憂憂然貌而
不之接恩然爾改憎不聞焉則家必睽睽則替矣是相天下之說
也作詎訪論

選掄論

曾毅齋

君不能自治故屬之相相不能獨任故屬之人一日萬幾之繁千
官億醜之多寸心兩目之聰明安能盡籠而暗記焉是必有屬
故夫君屬之相相屬之卿卿屬之監司監司屬之郡上下相維等
級相傳然而散之下則眾斂之上則寡崇止斥邪進賢退不肖提
綱挈領相實任責寧不大哉寧不重哉然嘗聞之天之生人也氣
不皆全也一有偏焉性質以異陰柔陽剛各品殊形賢者常少而
不肖者常多君子常難逢而小人常滿天下此一說也苗秀相欺
朱紫相奪偽假冒真姦姦託直遂出入翻覆千蹊萬轍有未易以窺
且註此又一說也君子常剛小人常柔君子多梗槩小人多脂韋
君子惡詭隨小人喜順適而又身為天子之宰輔崇嚴威重每未
易以犯往往熟聞軟媚而聽激烈止直之言則易驚習見柔順而
逢剛方挺特之士則易憚此又一說也矧夫揆之於時所忌者若
人也揣之於俗所便者若人也所與親者未必樂斯人也則進之
終弗安所與處者未必快斯人也則用之終弗果雜是數說有一
柴於曾次間則變目易耳移情改意姦且佞進而賢與君子日以
遠矣嗟夫一賢見疎未足恤也一不肖見用未足慮也然亦有以
外補利害試一數之者乎一路之間輕卑一麾纒一節纒一節耳而一路
為之搔一郡之間輕卑一麾纒一麾耳而一郡為之擾始有所牽
而求以悅一人終有所懼而至於不悅者千萬人即其千萬人所
不悅者而推原之則亦豈無所歸也哉又况所牽者愈上則所不
悅者愈大矣雖然於此有鈞焉於此有衡焉運之於中提之於上

洪也纖也良也窳也軒也輕也悉聽物自取而不亂以人不參以已則賢不肖判君子小人不至於易位而天下定矣作選論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前集

洪也纖也良也窳也軒也輕也悉聽物自取而不亂以人不參以已則賢不肖判君子小人不至於易位而天下定矣作選論

